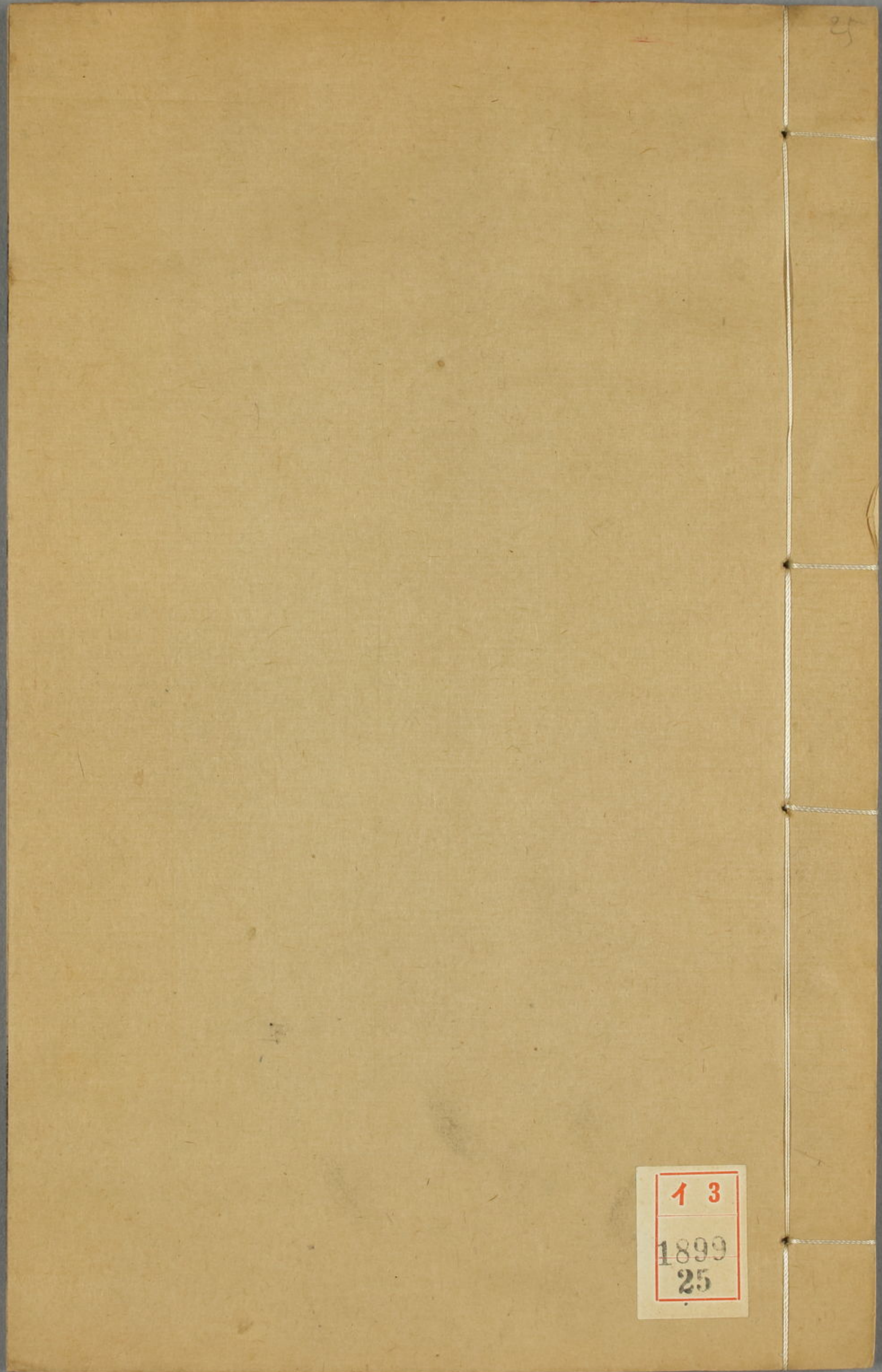




1 3
1899
25



門 1 3
1899
25

昭和十九年九月一日
購求

天中記二十五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德譽

得二在理則味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

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韓易註踐得二之庶幾王儉序

風譽翩翩宰我首名言語志表義章英辭風譽王廙宰我讚

冰清原憲立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孫綽原憲讚

體二孟軻荀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運命論

玉瑩皎皎屈原玉瑩冰鮮舒采翡林摘光虬川謝萬人賢頌

照隣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交感蔚爲帝師

夷項定漢大極橫流傳亮伊顏之殆庶辨命論張良慮若

源泉深不可測黃石公記序

標的晉簡文云漢世人物當推子爲爲標的神明之功立勝之要莫之與二接俗而不虧其道應世而事不嬰

立識遠近超然獨邁威弘之荊州記

嶽峙淵清李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顏顏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

公叔颺颺如行松栢之夏李家傳

龍門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世王衍說善立言惟談老莊爲事理有所不安卽改更朝野翕然

謂一世龍門晉書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晏者殷荆

到溉劉苞劉孺劉孝綽及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公貴子孫不得與也梁書袁昂在朝謇諤號曰謬臣雅有

倫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上

謬謬李元禮謬謬如勁松下風世說

瀏瀏京師號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

下風青州先賢傳

縣榻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世說以禮請徐孺子署功曹穉

不免之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書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

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

上

宋郭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及郭生辟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令卿言稱宋郭此河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然有定耶吾嘗與社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英達壤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立澹格量高俊含弘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仕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爲然此乃宋仲之師表也子何言哉人身長八尺儀貌魁

岸善談論聲音如鐘宵行幽闇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曆之事與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溫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母言曰欲作郭林宗耶

漢記

松石晉漢郭林宗來游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商常小說

郭林宗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伯喈爲文

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容唯郭有道碑頌無愧色耳

續漢書

先生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

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于時纓綬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形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伯喈碑

罔然若失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下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天授**黃憲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闕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觀其流者不能測其深論者咸曰顏子復生

乎漢代矣而其祖族出自孤鄙父爲牛醫少無度教而後能傑然出秀可謂天授者也

汝南先賢傳

道周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范立平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後漢

蹈矩

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海內先賢傳

懷慕戴良字叔鸞高才礪硌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忿爭之家

海內先賢行狀

磨鏡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常事江夏黃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賣磨鏡具自隨每至

所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返陳仲舉
爲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之但不服事以成其
節上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
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
不云乎生芻一束如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後綱鑑大
畧成謂穉置生芻于黃瓊墓前殊誤觀者

徐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
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思賢亭

別傳

東國宗敬蔡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
畫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伯喈別傳王允欲殺

蔡邕大尉馬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
之無乃失人望乎允不從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豈不
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
久乎邕遂死其中緇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
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
後漢

布衣雄世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
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
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嘆曰吾
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及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

斯豈徒然哉殷芸小說

君子之望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

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九州春秋

屬目客言於何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

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家傳

三君陳實字仲弓爲太丘長其卒也何進遣使吊祭籍

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子紀謀齊德同行父

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嘗同時族命羔鴈

成羣豫州百城皆圖畫三君之形像焉後書行狀碑

霜玉比質孔文舉高志真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

豈有員圓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

玉秋霜比質可也後漢

瘠土所出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

豐瘠土所當出也三輔決錄

汝南管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

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

人也海內先賢傳劭幼時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鑰別傳

金聲玉色王基薦管寧曰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

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中平之際王綱弛頓遂避時難

乘桴入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藏光經

危履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德行卓絕海內

無偶

魏志

寧貌甚恭言甚倭觀其行貌然若不可及卽之

熙熙然甚柔而溫其亡也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嘆

嘆子

傳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司非命

世孰掃雰雰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袁宏贊

神祇人精

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神

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歷滯大德不常昔在顛天有名
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旣沒以言見稱又未若
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
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蓑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
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

聖宣慷慨屢歎

蜀記李興文

詔策曰惟君將建殊力於季漢

參伊周之巨勲

志

彭萊與諸葛書云足下當世伊呂也

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復何言哉

上

伊呂爭儔

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寧內武以折衝其行

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雅規宏濶已有功則讓於下

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

邇也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張輔樂葛優劣論

坐起嘆述

司馬懿與諸葛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

嘆述足下不去口實

蜀記

名士

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

人密覘武侯乃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隨其

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

語林

桓宣武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餘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荅二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不見其比

雜記

時之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末而危故持重以鎮之

傳

英雄傳異有知人之鑑在房州曰龐統爲半英雄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殷芸小說

仲父孫策臨亡以弟權託張昭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吳志

中稱昭爲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與嵩岳等資而乃播植於會稽

典畧

今止傳昭烈記武侯事

英偉張昭張紘並與孫策參謀呂布襲徐州稱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爲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荅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

本州哉

吳志

張公東部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江表傳

家寶示人孫策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志

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

郡吏相待也

江表傳

策討山越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乎

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荅曰翻能步行日可三

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踰

步隨之

吳書

策曰卿博學洽聞前欲令卿詣許交見朝士

以折中國

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

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

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

江表傳

美寶彫摩

虞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邪

遂拒不受

吳書

翻與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

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

會稽之竹箭也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

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

志

菰蘆奇才

張溫使蜀諸葛見而嘆曰江東菰蘆中生此

奇才

金陵志

卓犖駱統表曰張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

議之辨卓犖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於是

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立默者非其譚瑕釁者

諱其議

吳志

邴邴邴原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

甯因夜還鄉里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

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綱所能羅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

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

立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

別傳

龍翰鳳翼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士邴原讓郎張範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

魏志

秋實刑顓字子昂田疇曰顓民之先覺也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後爲平原侯植家丞以方正不合庶子劉禎諫植曰邢顓北土之彥少秉高節言少理多真雅士也無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魏志

蕭映荅晉安王書云春華之客登坐右而升堂秋實之賓應虛左而入室

方中美範嵇康性舍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盛業也

別傳

送數百里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旣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旣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世說

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上

祐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璞玉渾金王戎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世說

裴令公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齒然深遠

上

不見晉書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

相千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之容晉中興書

風恬明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世說許掾嘗詣簡

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日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上

輕薄京尹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上

多多許簡文道王懷祖述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振松籠日謝混與從子靈運齊名時人謂混風韻為高

蔡蕭蕭如寒風振松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宋受禪

朗朗卜望之日叔向朗朗如百間屋世說

豐世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公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為玉上

蕭散直上王惠字令明不交遊未嘗有雜事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辨博辭義鋒起惠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人告人云靈運固目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南史

霞明日朗宋世諸王義慶最優炙輠不窮霞明日朗懸河無竭雨散煙飛世說

齊衡陽王鈞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吳郡張融清狃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惟雅重鈞謂從況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南史

過江未有張緒字思曼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比之樂廣從叔敷云是我輩人袁粲言於宋明帝曰張緒有正始遺風王儉嘗云緒過江來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永明三年轉太子詹事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終日與居莫能則焉

南齊書

輕薄祭酒會稽孔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

咸美之儉嘗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

去緒數巾車詣之每嘆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

南史

德沛國劉瓛弟璉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

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

玉亭亭高竦不離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

劉孝標
辨命論

飾館拂席王肅字恭懿導之後也太和十七年奔魏高

祖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韻音雅暢辨而有禮

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後爲豫州刺

史尋徵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

天中記 卷二十一
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魏書

明鏡懷冰何點嘗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

史南

儉稷寒繡劉孝標稱劉訐超超如半天朱霞劉鼓矯矯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繡上

標奇庾曼倩字世華詵子也早有令譽梁元帝在荊州辟為王簿每出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才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梁書

具美柳惲字文暢立性真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與陳

郡謝瀹隣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梁武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南史

江漢英靈柳遐謝舉與語顧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天上人**李德林少以才學見知為齊中書侍郎於賓館受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周武帝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往日惟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

海內共推虞世基字茂世荔子也幼沉靜喜怒不形于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孔奐見而嘆曰南金之貴

屬在斯文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后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隋秘書監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與世基相見嘆曰海內當共推此人非吾儕所及也

陳書

關西孔子薛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吏部尚書卒術與語嘆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巖祠之曰昇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公矣

北史

摸索可識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或謂其聰乃曰卿自難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自可識

國史纂異

遺珠狄仁傑調汴州叅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閔立本召訊特異其才謝曰仲尤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海曲之明珠南東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

王拜鄭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曰鄭尚書風德又貴重夙舊汝不得比之

北齊

中林蕙蘭吳淑字正儀幼有俊才時韓熙載潘佑皆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蕙蘭也

夙惠

八歲蒲衣子者舜時賢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天

下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皇甫士安高士傳

十二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子傳

五歲佐禹管仲妾媾云罍子生五歲而佐禹列女辨通傳湯

契後秦益後益卽臯陶子也仲長統昌言罍子贊禹甘生相

秦李邕李思訓碑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曹大家

五稱五窮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

而五窮周書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

年而服師曠子尸

十五相荆荆公子年十五而相荆說苑昔者荆子總角而

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抱朴子能篇

十八宰阿子奇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

內大化郎顗薦李固云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于奇稚齒化阿有聲說苑

腮角齊有閭邱邛年十八道遮宣王願仕宣王曰子年

尙稚未有腮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對曰不然昔

者顗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

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載以俱歸新序

項橐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

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

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乃見張卿說

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爲上卿戰國策董仲舒策

云此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云項橐也漢書

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

圖經

飛兔齊之辨士田巴辯於徂邱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刼者其弟子也魯連謂徐刼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刼言之巴曰走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代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曰今楚軍南陽趙代高唐燕人十萬在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無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裊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刼曰先生之駒乃飛兔

騖裊也豈特千里哉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

魯連子

辨獄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傍帝遂問之太子荅凡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

漢武故事

武帝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因學紀聞

辨牘光武時天下墾土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檢覆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祇言于長壽街得之時明帝爲東海公年十

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詰問如明帝對

後漢書

童烏育而不茁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立文問

神

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草立經不會子

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

烏曰大人何不曰荷戟入榛

劉向別傳

項子有含穗之歎楊

烏有夙折之哀

抱朴子敘

不乏季子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爲河南太守

祐年十歲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丈夫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

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間誠

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東觀漢記

漢記

黃童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

殆不食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京師號曰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京師貴香慕其聲名更饋衣物

上

御覽天下作曰下

和親楊厚字仲桓統子也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

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

改意恩養加篤

後漢

異才桓麟年十三四在伯父太尉焉坐焉告客曰此吾

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耳羅十二楊鳥
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應聲荅曰邈矣耳羅超等
絕羣伊彼楊鳥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
子俯愧過言文士傳

庭樹宅法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與太原郭林宗游
學同稚還家林宗庭有一樹欲伐去之稚乃問其故林
宗曰爲宅之法正方如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也是以
去之稚難林宗曰爲宅之法正方如口口中有人囚字
豈可居之宗默然無對稚時十一歲

爲郎不就黃琬字子琰早而辨慧年七歲桓帝建和初
爲祖瓊對日食狀瓊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

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遺
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徵戲琬曰
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乎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
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瓊香者也後書

孔融字文舉桓帝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
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富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孔
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乃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
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
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北
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代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
曰異童子也膺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

卿爲客之禮但讓不須謝主融曰不然教公爲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慙乃歎曰吾乃將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問何故荅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所言未有先也是故知未死膺奇之時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時了了大未必奇融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蹶蹠舉坐大笑不已

後書世記語林

崔琰字季珪清河元方爲冀州刺史舉秀才琰時九歲入其選元方曰不道卿是金枝玉葉但卿年幼未合此舉琰曰昔項橐八歲爲孔子師今之自恨年已過矣元方曰卿與■杼近遠琰曰如公與陳桓相似

追與客書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吳書

賦物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桓子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腰裏以迅騾爲功膺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大曰守則有威出則有護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護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

據大散悅

文士傳

當今顏淵陸雲字士龍抗第五子也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橐楊鳥之儔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爲主簿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

別傳

童胤不羣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吳中書令郡之子操尚高勵童胤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爲中書令元帝下令曰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

晉書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

內之秀

世說

牽衣入閣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

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脩非常不宜親近火先令照見人主

鷄碑晉戴逵字安道巧藝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澣白瓦屑作鄭立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

本傳

草翁風必王綯或長子也小字童烏字長素早慧年五六歲驚敏外祖何尚之嘗異焉嘗教讀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因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綯應聲荅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甯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偃尚之子也

談藪南史

女有仁兒張鎮字義遠憑之祖也嘗語憑父曰我不如

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
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世說

重器謝朓字敬冲幼聰慧父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
屬文莊遊上山賦詩使朓命篇攬筆便就瑯琊王景文
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朓背曰真
吾家千金宋孝武時姑孰敕莊攜朓從駕詔爲洞井諸
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器也上

管甯可及劉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子
先讀管甯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
及也

神童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瑯
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施伯璣儒學
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爲後時年八歲

百不爲多任昉字彥升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
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淵嘗謂遙
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百不爲少到沆字茂淫五歲時父撫于屏風抄古詩沆
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

百不爲少陸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
頗有詞彩梁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碁品到溉朱
异以下並隼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
神童吳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

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

人中麒麟徐勉字修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舊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麒麟必致千里

兄弟聰敏虞荔字少坡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弟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云卽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荅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陳書

戲荅姓何妥字棲鳳西山人八歲時遊國子學助教顧

良戲之曰江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荅

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

史比

東阿非虛梁簡文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

信於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嘆曰常以東阿爲虛

今則信矣

南史

世幼敏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

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嘆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

本傳

李百藥字重規幼而聰敏數歲德林于燈下

教以四聲一聞便解七歲能屬文父友齊陸父馬元熙
嘗造父德林讌集有誦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
刈琅瑯之稻坐客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
邠人籍稻杜預注云邠國在琅瑯開陽縣父等驚喜云
此兒神童也談賓錄舊唐子安期幼聰辨七歲解屬文初百
藥大業末出爲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賊將加白刃安
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什之上

聲壑昂霄房元齡幼聰敏五歲能誦毛詩高孝基謂裴
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卽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見
其聳壑昂霄爾唐書

矯對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李勣於朝堂戲云吾所

倚何樹嘉隱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
配木何得非松長孫無忌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曰
汝不復能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
曰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曰胡頭尙作宰相
獠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唐語林

進烏詩李義甫八歲舉神童重文皇在上林有捕得烏者
義甫進烏詩曰日裡楊朝果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
不借一枝棲上日朕以至樹借汝芝田錄

三珠樹王勃字子安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
與兄勣勵俱稱少俊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
珠樹也舊唐王勃之先文中子見勃弄筆令作題太公遇

文王賁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尙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襍惡龍鈴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芝田錄

舊唐及文中子通隋義甯元年卒楊炯文文集序陳羣稟太丘之訓時不逮焉是勃未及見祖也丁用晦云文中命之作賁蓋誤序及舊唐俱云年二十八蓋貞觀二十二年生也新云二十九亦誤

詠崑崙蘇瓌和未知頌常令與傭保雜作一曰有客詣瓌候於廳事頌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際詠其詩并言形貌問

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瓌召頌令詠之卽應聲曰兔子死蘭彈將來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開天信記

誦不樹賦蘇頌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頌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歎異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廣人物志

詠尹蘇頌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旣去瓌命頌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明皇雜錄

自然生知

公神秀頌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

坐卧吟諷未嘗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

韓休蘇頌集序

一遍誦賦宋璟廣平人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鵬鳥賦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吐之遂乘而直上條忽驚寤猶若下在霄間自後藻思日深靈襟益爽

顏真卿撰神道碑

國瑞立宗封泰山劉宴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諸旁午號神童名振一時引晏殿內晏坐貴妃膝上親爲畫眉總髻宮人遺花投果

正明字立宗御勤致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

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牀瀛洲方丈令小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宴以神童爲秘

正字年十歲形狀獷劣而聰悟過人立宗召于樓中簾下貴妃置于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立宗問宴曰爲正字正得幾字宴曰天下字皆正唯明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宴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立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及黃文炮以賜之

明皇雜錄

詠方圓動靜李泌字長源小字爲順生而髮至於眉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聞元十六年立

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坐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
俶年九歲潛求姑傭儒服夜昇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
屈立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
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男子順年七歲能
賦敏捷帝命中使馳召之帝方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
至俶與劉宴偕在帝側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動
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局圓如棊子動如棊
生靜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應虛作不得
更實道棊字泌曰隨意卽甚易耳立宗笑曰精神全大
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
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立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

果餌啗之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論其家曰年小恐於
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後二年賦長歌
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
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能空作昂藏一丈
夫一丈夫分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
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鄴侯外傳

擊父

妾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

大人常原立英

挺之妾

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

吾寢陋枕席數霄卽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
惋候挺出立英方睡武持小鉄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
愕視之已斃矣左右言小卽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

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湏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

一物四聲楊綰字公權生聰慧年四歲處羣衆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客舉坐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衆咸異之

舊唐

神俊李德裕幼而神俊憲宗賞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辨誇于同列武元衡召之問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因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禮部成均之職也其此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狀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北夢瑣言

變四聲權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元和初拜尙書同平章事風流醞籍自然可慕正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云

舊唐

絕倫高郢字公楚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子定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尙書湯誓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稱之

上

書文詠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居喪有如成人母長華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通諸經義善于文詠吳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卽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躍銅儀

會當同鼓再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卽曰雖
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
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爲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
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
門上

絕乳能詩李耳始河南人楊牢有至行耳以書薦于尹
曰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杜于牢者皆出其下也弘
農楊牢幼孤六歲時就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
人彈基次見楊氏子戲之曰爾能爲丈人詠此局否楊
卽詠詩曰魁形下方天頂力二十四寸窓中月丈人驚
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名年十八一上中春

官選

錄芝田

詠鷹崔鉉元畧之子也爲童兒時隨父訪韓滉滉見而
憐之元畧云此子邇來詩道頗長滉乃指駕上鷹令詠
焉遂命牋筆畧無停思于是進曰天邊心膽駕頭身欲
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縈人滉
益奇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

南楚新聞

識之無字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
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
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
則僕宿昔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

歲諳識聲韻

長慶集

拔_唐章溫字弘育綬子也七歲時日念已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以書判授萃補校書卽時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羣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廷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卽成綬喜曰此無愧也唐舊

辨_唐張同居洛陽浚若諱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同以爲奇其子策年十三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曹丕授禪又改黃初元年無二月銘何謬也同大異之五代

天授王元之內翰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倅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絕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墮玉簪焉夷不

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粧守曰

天授也古今詩話

不應神童科黃廷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廷堅曰旣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敏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廷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時有鄉人赴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廷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廷堅謫在人間今八年道山清話送君歸去明主前云云西清詩話

避崩字郢州別駕黃泳字宋永年三歲書一過目輒成

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之句以發誦咏應聲曰不騫不墜上以崩字爲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使歷見後嬪爭遺以金錢菓餌越明年賜五經及第興化舊志
童子科高宗時小校子劉轅年五歲善騎射補校尉朱虎臣浮梁人能排陣步射及誦七書補承信郎召見賜金帶孝宗朝童子呂嗣興衢州人四歲能誦書切韻變四聲畫八卦召見面試吟詩授右從政即賜鈔三百緡朝野雜記宴殊首冠撫州何正臣名占臨江皆童子舉文昌雜錄
女神童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者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朝野雜記

聰敏

五行並下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後漢

亭長飲漿應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䟽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䟽坐中皆驚謝承書

半面識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

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上

族夏爭匹延篤字叔堅南陽人隼人也篤欲寫左氏傳

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呼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先賢行狀

分別姓名吳郡陸續初任郡戶曹史飢荒太守君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人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幾因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字無有誤謬謝承書

援筆書碑禰衡字正平黃射作章陵太守衡俱有所之見蔡伯喈所爲碑正平一過視之歎之言好後各歸章

陵自恨不令史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其所言惟

第四行中石盡磨滅兩字不分明因援筆書之初無遺

失惟兩字不着別傳蔡伯喈薦衡疏云衡初涉藝文升堂

觀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與道合

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後漢

讀誦張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

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修深器之白

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晏飲之間一

看便闇誦修以此益奇之益部耆舊雜記

讀碑王燦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燦爲覆之棋

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

道魏志

通語夏侯榮字幼權淵子也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世語

練究沈璞字道真林子少子也童孺時神意閑審有異於衆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宋書**方王粲**邢邵字子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畧能遍之後因飲譁倦方

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籍此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梁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裴裴諷之字七正少好儒學褐釋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荅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襴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鄧楊愔字遵彥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

單稱姓或單稱名或有誤者後有選人魚沒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馱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人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

北齊

千言 柳慶字更興僧習子也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古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持試乃令慶於雜賦隼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徧便即誦之無所遺漏

後周

目見口誦 長孫紹遠字師魏上黨王稚子也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雅作牧壽春幼遠幼年甫十三雅官記王碩聞紹遠強記心以為不然遂白雅曰伏承世子聰慧

之姿發于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乃歎伏

周書

目下燦爛 裴漢字仲霄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大統五年為丞相府墨曹漢善尺牘尤善簿領理識明瞻斷剖如流相府為之語曰目下燦爛有裴漢

上

手不執本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賁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太奇之

舊唐

遍千言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

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畫地爲記讀七遍起曰此誦已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卽是十遍誦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

林語

一遍能記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千柳芳念有韻詩方便暗記題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徐曰相戲耳此吾所念詩也因謂幼奇更念皆所者文章皆一遍能記

上

才格高下蕭穎士四歲屬文觀書一覽卽誦嘗與李華

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誦路傍古碑穎士一閱卽能誦華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唐舊

一閱李畬至遠子也初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雖村童廝養之輩一閱之後無不知代替姓名者

上

千人無差顏真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益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援筆倒疏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到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授挺蒞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廐目令示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

嘗見此

天下奇才張方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常就人借三史旬日輒還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人曰天下奇才

墓誌

捷悟

聽微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日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技人

之急也

韓詩外傳

茅經哭井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表翹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掘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乃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左宣

十二還蕭大夫卯申楚

大夫斐麴麴窮所以御濕

微言響應騶忌子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受令前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

疏鑄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令請謹釋君子毋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徵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史記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

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于髡等三稱忌三知之如應響于髡等辭屈而去忌之禮倨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尙于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鼈猶能挈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林也

新序

應對鑿出武帝時東方朔射覆連中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月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竇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竇數上

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晷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瞽瞍尻益高舍人患曰朔檀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耳朔曰何敢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咄無毛聲者狗竇也聲瞽瞍者烏哺鷃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識隱語故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栢塗伊優亞狝呿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栢者鬼之廷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呿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卽遂得愛幸

觀相佩刀

王尊遷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

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至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后宮尊亦趨出就舍乃召敕于廐長節王出入馳驅后尊朝王王復廷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客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卽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援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上

絕妙好辭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

黃絹幼婦外孫鰲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荅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鰲白受幸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世說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旣而禰正平也衡卽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異苑楊修有才知魏文爲世子歷陳太丘碑過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鰲白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卽荅曰

陳寔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也魏武殺修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典畧

劉孝標云魏武楊修未嘗過江意當以此爲正

人噉一口人餉魏武一柸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世說

竹片裨楯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十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裨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荅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上

門題活字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一棖桷
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旣
竟曰門中活闢字王正嫌門大也 上

鷄肋 夏侯淵爲黃忠者殺櫟臨漢中至陽平欲攻劉玄
德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攻乃出令曰鷄肋官屬不聽
所謂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何以知
之修曰鷄肋棄之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公欲
還也俄操廻師時人伏其幾決 九州春秋

樂樂在前 王東亭作宣武王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
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
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旣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

皆以從官唯東亭樂樂在前其悟捷如

一詣主簿 桓公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
祚修短星人云大徵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
虞五十年外不論耳由是大忤溫旨異日送絹一疋錢
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
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原乞爲標碣習
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
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
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
問去意以習鑿齒之言對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
是誤活然徒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解習字東魏文武帝嘗宴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酒屬羣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癡注琬屠兒割肉與稱同尙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枝兒擲袖左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洛陽伽藍記

與上人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劉顯曰真文字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亦不可乎

南史

青十二月則天時裴炎與徐敬業駱賓王忌姑上奏兵

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惟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金載

細辨古銘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出祖仕梁爲大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有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因緘其銘誠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昇之雅聞鄭欽悅之銘卽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

於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
復書曰屬在途路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
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隗炤之預識
龔使無以過也謹稽諸曆術測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
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
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
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
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
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巳是初圯壻之日
是日巳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
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

千二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未言四百則
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
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
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
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旬服黃鍾言月則
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
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
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
則不相照會矣李吉甫聞其事于李巽以質于欽悅子
克鈞克鈞自云亡其草吉甫甚惜之後吉甫貶明州長
史得此書于隱者張玄陽抃逾獲寶爲著論曰夫一丘

之士無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窮象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鑕而尙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傳說夢達於巖堊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弔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免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

異聞記

唐書云任昉得此銘按昉天監六年卒已卅九年矣

已酉日尅元利十三年裴度擊吳元濟封人潯池濠得石名以獻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年現卽且須縮度令從事辯其義有一卒賀曰吳

元濟成擒矣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竿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者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已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障車兒卽謂兵革之士也者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已酉日當尅也度奇其辯是冬李愬生得元濟果已酉日焉於是度擢卒爲禪

將宣室志

石壁道語太和中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悞入山菴中下有泉水味若甘醴光飲之而醉遂偃于榻及曉石壁有彫刻文字遂寫置袖中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弃其寢我去其展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謂

由今之後百餘祀焔焔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兎小首
元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
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閔而異之遂
行出徑數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昌
生者視而解之曰此乃得道者語也夫唐初建號武德
二年其歲已卯則武之在外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
高祖號神堯也曰八季者亦二年也弃寢去辰者言其
去絕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人不吾謂者言其隱
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相去二
百年也焔焔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焔者火南方丙丁之
位也和和其始謂今也太和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元

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兎者卯也卯以附木
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
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寢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
與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辯
之東平吾之邑也卽其信矣上

得題易 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川借人千餘編書
忽一旦涪水大泛書盡濡滋劉命曝之得周易正義一
軸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
此正義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飄
溺因得舒展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閱題嘆異召賓
掾示之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太和凡十三

改號一人八千口者蓋太和字也然則萬物之不能逃于至數也久矣宣室志

大明寺壁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曰支使班蒙與從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觀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漆却雙鈎兩日全諸賓幘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冰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漆却雙鈎兩日全比字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之桂苑叢談

鍾樓洛京北邙太清觀鍾樓唐咸通中忽然樓上有屋檁一條其中空虛道士李威義破之於其間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誰無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賁星洛中諸官皆不能詳之後李福罷鎮西川歸洛見此隱文返覆數四曰遂以俸餘之金獨力完葺之泊觀成或請其由福曰山水誰無言者今上御名也咸通名元年遇福者福改元之初作鎮獲俸而廻福其不修復待何人者哉玉堂閑話

花符未有客詣青龍寺寺僧不爲禮客恕題門而去詞曰龕龍去東海時曰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有沙彌曰龕龍去矣有合字

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
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客去
沙彌乃懿皇帝朝文皓供奉

桂苑叢談

許碑重立義興縣有後漢許慎誠廟碑碑即許邵祠歲
久字多漫滅唐元和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題八字
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邑宰徐延休鉉之父
也一見解之云談馬即言午言午許字礪畢即石卑石
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乃六一六一立字
獨眠孤館陶穀使於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
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十二字包
四字云獨眠孤館

于文序五見驛門

越絕越絕書末叙云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爲姓氏
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
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
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
同名是草初越絕者爲會稽袁康潤色之者同郡吳平
耳論衡會稽吳君高之越組綠

參同契參同契者參郎三同即相契所謂委時去害與
鬼爲隣委鬼魏字百一之下遨遊人間百一之下爲百
人乃其旁之立人合之則伯字湯遭厄際水旱隔迸湯
遭旱而無水陽字此自解爲事合之則陽字此自解魏
伯陽三字

席上腐談

博學

俞兒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瞠然視援方將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焉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貨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管子

駮象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今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泝桓遡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管子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獍獍食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

晉侯平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
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
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恐
后帝不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商人是因故辰爲
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
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美方震大叔夢帝謂曰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
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
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爲玄冥師生充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泆嬖蓐黃實守其祀今
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
辰之神又何爲焉叔向曰善哉昉未之聞也晉侯聞子
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貺之

左昭元

金簡吳王伐石以泊官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
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闔
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
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
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
乃今赤雀衡之殆天授也

抱朴子

五見山部

言曰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
立而怨其怨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蓍者至公曰今夕
吾夢二丈夫立而怨不知其所言其怨甚盛吾猶識其
狀識其聲占蓍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
怨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宴子朝
見公告之如占蓍之言也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
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怨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宴
子俯有間對曰古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
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宴子曰公疑之則嬰
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
身而楊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

褻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宴子曰夫湯太甲武
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推宋耳而公伐之
故湯伊尹怨請散師以平之景公不用終伐宋宴子曰
伐無罪之國以怨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
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
乃辭乎宴子散師不果伐宋

宴子

勞薪

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

師曠

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

隋書

亥豕

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

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
衛以子夏爲聖

家語弟
子解

怪哉漢武帝辛其泉坂馳道有蟲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盡具先驅旄頭馳還以聞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東方朔在屬車帝令往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漬氣之所生也此地必秦之故獄處也詔丞相公孫弘按地圖果秦獄也上曰善當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須臾糜爛上哭曰東方生真先生賜帛百匹後屬車上載酒爲此也方朔別傳武帝東行至函谷關有物當道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上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酒灌之數十斛而

消帝問其故曰此名爲患憂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罪人徒作聚地也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于此乎搜神記

鐘鳴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其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崩延豪二十餘里傳別

巫雀漢武祠其元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

者爲國作害卒有巫蟲之事果應上

異鳥

武帝時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

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

日出山海經

劉歆

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

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

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云西章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名自叫見則其

邑有譌火

尚書故實

劫灰

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無復土問東方朔朔云

不知可問西域胡人明帝時竺法蘭入來洛陽時有憶

方朔言者乃追以問之蘭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

燒此燒劫之餘灰也乃知朔言有徵信者甚衆

高僧傳志怪

藻廉

武帝與近臣宴會于未央殿忽聞人語良久梁上

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仰

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方朔以告朔曰

其名爲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

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視殿室名未

央訴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

陛下宮室足於此不復更造也帝感之息役后帝幸瓠

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湏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

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

帝方食命列坐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得

奏樂否故齋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鼓絃而歌歌畢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和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翁等並再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聞無以識此物東方生知君耳君可更以珍異貽之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條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十明曜絕世帝甚弄玩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颯颯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

歎此事又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于內庫

五行志

騶牙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朔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元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夫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史

東方生啖鐵之獸實賴大荒之籍矣

抱子

高辛時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率露至堯時猶存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舜千壇下起月館以坐夕月又遷于零陵之上舜崩甕淪于地下秦始皇掘地得赤玉甕於舜廟堂前後人不知年月

東方朔識之乃作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月起於月館
望三壺如盈尺視入鴻如縈帶

拾遺記

太乙星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東方
朔問其由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爲居民福壽旁
曰何以驗之朔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
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常者則爲驗見則斫竹
建壇醮謝之帝如奏朔曰迎之是月果有會稽太守奏
海中有入角面如玉色美髭髯而腰蔽擗葉乘一葉
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持一黃書自東海浮來臣
等焚香迎拜俯及百步俄而雲霧所遮後霧散不知所
之遺其黃書飄至亭側進於帝帝今朔驗之曰此上界

火珠經也或曰連珠

漢遺史

一角五蹄終軍字子雲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

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水上上異此
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木也衆支內
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
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
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
者

漢前

豹文鼠武帝時得豹文鼠羣臣無知者孝廉卽終軍曰
是名鼯鼠以爾雅對賜絹百疋

爾雅

寶攸事同具鼠部

張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

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
女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
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作女令見益部耆舊
傳世稱云七車張

三歲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張安世
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
材本傳

髦頭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問髦頭義權荅曰秦時有
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
戴之以衛左右摯虞決疑要注錄異傳秦文公以梓樹青牛置
之髦頭與此不同具牛部

貳負二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竇窳帝乃梏之䟽屬山
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開題西北郭
璞注云漢宣帝使人土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
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向按此言對之
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海山董仲舒睹重常
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論衡

宣帝時有人於䟽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將
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集羣臣問之無一知者劉向
對曰此是黃帝時竇窳國負貳之臣犯罪大逆黃帝
不忍誅䟽之䟽屬山若有明君當時出外帝不信謂
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湏

七歲女子以乳之卽復變帝復女子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答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太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

獨異志

本傳 宣帝時爲諫大夫以鑄鑄黃金伏法踰冬滅死後復拜爲郎中遷諫大夫給事中不爲大中大夫歆以少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卽去宣時三十餘年亦未爲宗正卿疑此說妄也

輶車使 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楊雄

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

華陽國志

神雀 顯宗時宗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同校秘書應對左右

後漢

銅人 安帝見銅人以問侍中張陵對曰昔秦始皇時有大人十二身長五丈履六尺被夷狄之服見于臨洮此天將亡秦之證而始皇誤喜以爲瑞乃鑄銅人以爲像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傳載亦其人育土有銘

張瑩漢紀

磐石

王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

日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于外故
卉木焦滅卽令鑿看果大墓有礬石滿塋一說祭從魏
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而見此異曹操之平烏桓祭猶
在江南苑異

閱書觀魏文帝爲閱書觀讀書千卷者登此觀觀者六
人而已三國遺錄
職林瑣言

埋寶胡綜博物多識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
寸以琉璃爲蓋雕鏤之布雲母于其上開之得一白玉
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
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
有天子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埋寶

物以當王氣事見于秦記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言時
而悵然自失別傳

侯囊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
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曰去故地卽死旣而衆佐問其
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
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侯囊引去故地則死
諸人未之見也搜神記

彭侯孫權時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
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
曰此名彭侯可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
黑狗無尾可烹食之上

天中記

卷二十一

此書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晉書

銅盤鳴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桓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說小

仙館玉漿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淺百姓歲時每遊觀其上旨初嘗有一人誤墜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墮者得之爲糧乃緣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見明曠有草屋一區二人對坐圍棋下有一杯飲墜者告以飢渴棋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

汝欲停此否墜者曰不願停棋者曰汝從西行數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物慎勿畏但投身入井當得出若飢卽可取井中物食之墜者如其言井多蛟龍然見墜者輒避其路墜者緣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墜者食之了不復飢可半年許乃出蜀中因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肝麟髓也殷雲小說

博物志張華讀三十車書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以爲繁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卽於御前賜于闐青鐵硯遼西國麟角筆南越側理紙萬番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中覽焉拾遺記殷文圭啟注

顯慶策女時有人於嵩高下得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

天中記

卷二十一

三

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漢明
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晉書

秋泉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永嘉中
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出焉蒼者飛去
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歡曰昔周時所
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
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

王隱
晉書

燒轄擬鏡王獻失鏡鏡在瞿中瞿中纔數寸而鏡尺餘
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爲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卽出

焉

投神
記

鼎斛符堅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

人莫能識乃以示釋道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
鑄乃寫爲隸文又有人特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
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佞者爲合梁一頭爲簞簞同
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芥自言出
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卽眞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
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故京兆爲之語
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高僧
傳

何承天博覽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潮
適古冢得一銅斗有柄文帝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
斗也王芥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三台居
江左者惟甄邴爲大司徒必邴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

先訪之信命相望于道宋書主芥四年八月親之南郊鍾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

服匿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子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髣髴有字可識如澄所言南齊書

大力王擢少以博學知名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深索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簞白團扇憲坐簞執扇意氣甚得擢後至僕射以所頽示擢語之曰卿能奪之不擢操筆便成事旣與僻辭亦華美舉坐擊賞儉命左右抽憲簞擢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南史

焦明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南齊志

鐸于或自蜀得古禮器人莫能識斛斯徵曰此鐸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爲芒筒將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南史

砭石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爲砭石春秋美灰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貶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南史

周譜王僧孺被敕撰譜訪劉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

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儒歎曰可謂得所未聞

梁書

犧樽劉杳字士深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頭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

上

紫荷橐周捨問劉杳尙書官着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

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人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曄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強記皆此類也

上

趙充國傳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充國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謹按此安國非張湯子安國也云安國傳誤而梁書南史俱不爲改正

棺蓋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九尺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餘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罽蓋也葬則用之伐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左雜事

史系

學府傳昭以書記爲樂雖者不衰博極古今游善人物
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誦之無所遺夫世
稱爲學府南史

劉峻字孝標博極羣書安成王秀雅重之秀遷荆
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武帝每
集文士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
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問劉峻峻時貧困冗散忽
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亦不復
引見及峻類苑成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
竟不見用上

百六公張綰弘策子也字孝卿少與兄續齊名湘東王

繹嘗之事綰對闕其六號百六公上

涼州畜饒魏崔浩博覽經史無不該盡帝將討河西地
李順以其地無水草軍難久停浩曰漢地理志稱涼州
之蓄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蓄牧後果如浩言本傳

石經王蓄之奔魏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劉芳未
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
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
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
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
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
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

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若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昔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北史陸父於五經最精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父上

着脚御覽顧野王字休倫仕陳武帝爲門下侍郎博綜羣書廣搜經籍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官人各念一卷常隨駕行內人謂之着脚御覽陸廣微吳地記玉人崔牘大業四年從駕分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于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着大領衣冠憤奏

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牘荅曰漢文以前未有冠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百官畢賀上大悅賜縑二百隋隱逸傳

羊腸坂崔牘從駕登太行山詔問牘曰何處有羊腸坂牘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上
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問牛弘世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行祕書唐太宗令虞世南寫列女傳屏風已裝未及求

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國史纂異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隨唐嘉話

佛齒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繫前無堅物于是士女奔湊其集如市傳變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零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膝甚嚴固家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王者用云國史纂異

肉譜秦王府倉曹李守素游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許敬宗謂虞祕書世南曰昔任彥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笥宜改倉曹為人物志南唐嘉話

無脂羊太宗問光祿寺卿韋其湏無脂肥羊肉充藥韋

不知所從得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為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湏五十口肥羊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並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為乃止當時服虔俊之博識也僉載

藥金孟詵平昌人也父躍明經耀第拜學官詵少敏悟博學多奇舉無與北鳳閣侍郎劉禕之卧疾詵候問之曰留飴以金椀貯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金藥仙方所資不為假也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攄燒之果然禕之以聞則天以其近臣不當傍稽異

術左授台州司馬

閣壁殘記 蔣父字德源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篇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于親黨得宗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頽剝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卽令召父至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替也卽于御前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上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舊唐

息壤 元和初裴窮鎮荆掘之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激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過人抱爲魚之憂會歐獻乘居楚山駝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城

內廣六尺八寸樓牒門闕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

深六尺埋之當止竊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旣瘞發之

夕復隆起獻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其洪錄江陵志息壤記云

禹煙洪水茲有海眼泛濫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

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脉玉堂閑語

禁物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鉄斧時李章武遊東

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酉陽

華夷圖 賈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及使番虜來者皆典

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三十年所聞旣備因撰

海內華夷圖以問其郡人皆得其實事無虛詞虞氏雜說

報時鐵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畧無遺漏嘗于私地鑿一池工人于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求獻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特靜一室懸鐵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尸但開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鐺之時與近親闚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

南楚新聞

地囊梁大彭郡郡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煞獨留源曰此是冤氣所結也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爲

此物經百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醪醪或可清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酌復瘞之尋有拔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驗之矣奈李

茂貞也

鑒戒錄外史禱祝

海眼孟蜀廣政中荆南高太王令邸務丁晏入蜀請盡工李文才寫興義門兩雙石笋兼徵其故實將歸本道告道士范德昭皆云眞珠樓基或云是海眼未審孰是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啟國鎮蜀之碑中以鉄柱貫之下以橫石相理埋于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魯掘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方圓記

益州名畫錄

雖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雖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錄鼠曼清識騶虞錄光

幕府書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時人號爲幕府書厨十國紀年

海馬骨徐鉉士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寓書以問僧贊甯荅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斲之去土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以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精薪焚三日不

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焉

王清話

畫牛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嚙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知諤獻後主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僧錄贊甯曰有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蠟脂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繫急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稿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清波雜志

狼嗣主如南都旣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獐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陶

日昨暮乃狼星直日故爾嗣

日真鴻儒矣

江野史

墨知墨

太參陳彭年以博

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

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

知墨交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見何書曰

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書旣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

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道山清話

石浮於江

葉曙字杲卿錢塘人師事林逋天禧末錢塘

有巨石浮於江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樵子五行

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真宗一仙於是人服杲

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爲奇書也

天中記二十五卷終

